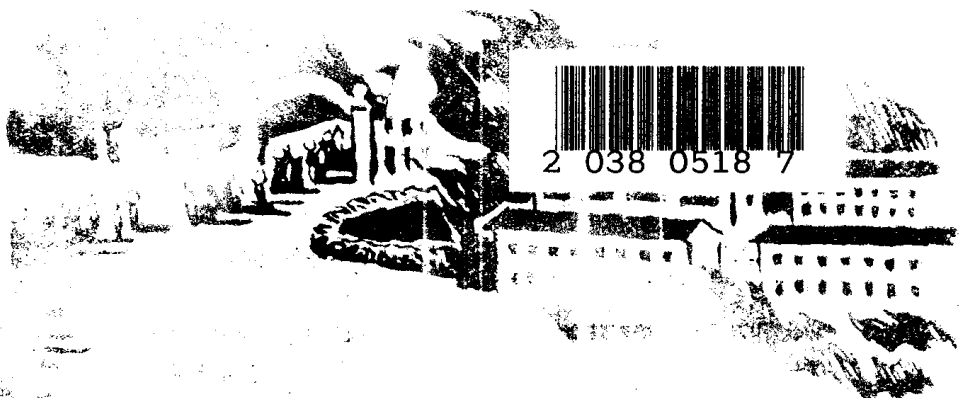


前夕

胡尹强





前 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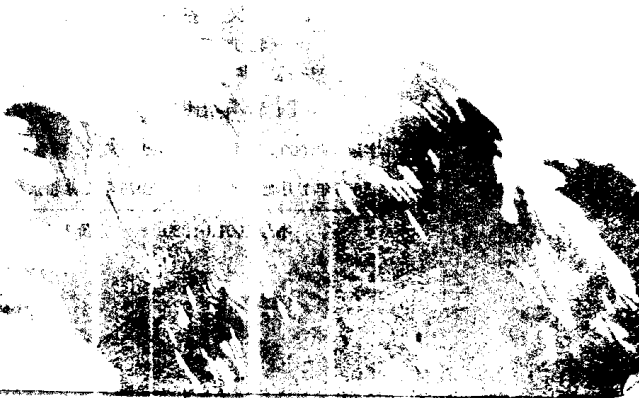
《峥嵘岁月》第一部

胡 尹 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前夕》（《峥嵘岁月》第一部）是反映某中学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品围绕着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典型情节的生动描述，艺术地再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作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作品着重塑造了青年教师方壮涛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在工人、贫下中农的帮助、支持下，团结广大革命师生，发扬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与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陈文海所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颂扬了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批判和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长期统治。

作品还塑造了赵峰、杨炳、罗长林、刘振洪、杨海兰等英雄形象。

封面设计：徐 希

前 夕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60,000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frac{5}{8}$ 插页 2

1976年1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330

定价 1.10 元

第 一 章

方壮涛坐在车窗旁，脸微微扬起，眼光越过月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满怀豪情地眺望着远方。在那里，从高大、林立的烟囱后面，在灿烂、绚丽的朝霞的烘托下，太阳象燃烧着的火球，冉冉地升起来。

一抹玫瑰般的旭日的光辉，投射在方壮涛的脸上。从他脸上那不断变化着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心思与眼前车厢内外一片行色匆匆的忙碌景象绝不相关，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月台上渐渐平静下来，一阵预告开车的急速的电铃声，惊断了方壮涛的沉思。他下意识地站起来，向车厢里看了一眼，又焦急不安地望着他的旅伴夏剑萍和她的母亲鲍素娟。

夏剑萍比方壮涛年轻两三岁，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她身材颇长，体态健美，举止轻捷；深埋在长睫毛下的清亮的大眼睛，是富于表情的；那秀美的面庞，泛着青春的红晕。她一直耐着性子，对妈妈临别时絮絮不休的叮咛、嘱咐，不住地点头。这会儿，急速的电铃声使她开始焦急起来：就要开车啦，妈妈的叮嘱倒象刚刚开始似的！

“剑萍，”鲍素娟仿佛全然没有听到电铃声，也没有觉察女儿的焦急神情，继续她那没完没了的吩咐，“要多请示请示领导，虚心向老教师学习。要做一个好教师，这头一个星期的课，一定要准备得充分又充分。开头好，是成功的一半呵！课上得好，领导就信任你，同事就看得起你，同学们不用说也就尊敬你啦！”

夏剑萍终于不耐烦了，忍不住截断妈妈的话头，喊道：

“妈妈！你这话可说了多少遍了，我早会背啦！”

鲍素娟也笑了，略带不安地望了方壮涛一眼，辩解似地说：

“我就怕你一开始工作，又把我这话忘了。”

夏剑萍象是宽慰妈妈，又仿佛激励自己，大声道：

“妈妈，放心吧！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教师的！”

这时，夏剑萍的眼光和方壮涛的眼光碰在一起了。方壮涛的眼光似乎在提醒她：“就要开车啦！”夏剑萍的脸蓦地泛红了。她责怪地瞥了一眼妈妈。在车厢里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在新结识还很陌生的旅伴面前，妈妈对她说话的神情语气，就象她还是那个十几岁的挂红领巾的小姑娘似的，这可着实有损她的自尊心哪！她轻轻地碰了碰妈妈的胳膊，意思是提醒妈妈：要开车啦！

可是，鲍素娟并不理会女儿的提醒，却转过脸来，诚恳地对方壮涛说：

“方老师，别看剑萍这么大了，她还没离开过省城呢！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还得请你多多帮助哪！”

一定是对“方老师”这一陌生的称呼很不习惯，方壮涛呆了一呆，微微笑了，正想答话；夏剑萍不高兴地推了妈妈一下，抢在方壮涛的前面，悻悻然地喊道：

“妈妈，要开车啦！”

她心里对妈妈颇为生气了，也不看方壮涛，挽了妈妈的胳膊向车厢门口走去。

方壮涛略一踌躇，也跟着走到车厢门口。他觉得鲍素娟不时回头望着他的眼光，还在等待他的回答。于是，他站在车厢门口的踏级上，一边向鲍素娟挥手告别，一边气概豪迈地大声说：

“你放心好啦！夏剑萍已经踏上生活的征途。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她一定会锻炼成为一个符合党的要求的好教师的！”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地滑动起来。

方壮涛和夏剑萍回到座位上面对面地坐下来。夏剑萍把头略略探向窗外，举起右手，向伫立在月台上的妈妈轻轻地摇动着。车轮发出悦耳的金属撞击声，越转越快。啊，那因离别而更显得慈爱的妈妈，那沐浴在玫瑰色的曙光中空空荡荡的月台，那从小熟悉的城市，连同她那欢快的学生时代，终于被抛在后面，再也看不见了！……

方壮涛望着夏剑萍，心里想：毫无疑问，她是第一次离开妈妈。尽管她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仍然掩饰不住她的脆弱。应该鼓励她，把她从往事的追忆中，引向未来的新的生活、新的战斗。这样，她就能战胜一时的脆弱了。可

是，话该怎么说呢？

夏剑萍渐渐觉出方壮涛在注视她，心里不安起来了。刚才，她和妈妈告别时，妈妈简直把她当作小姑娘似的，而她自己的感情表现得也有些脆弱，这哪里象一个教师呢？而这一切，都被身边的旅伴看到了，他心里会怎样评价我呢？她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解一番。

夏剑萍见方壮涛也似乎准备搭话了，便先开口道：

“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省城，更没有长期离开过妈妈。还在我刚满六岁那年，爸爸就过世了。妈妈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把我拉扯大，可不容易哪！现在，我走了，妈妈除了嘱咐我要做一个好教师以外，没有说别的，可是我知道她心里不大好受。”

她发觉自己的解释太笨拙了，就连忙收了口，不安地望着方壮涛。

方壮涛沉思了一会，充满感情地说：

“第一次离别妈妈的心情，我没有体验过。在我还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妈妈就惨遭毒手，含恨离开了人世。”

夏剑萍的心微微一动，同情地凝视着方壮涛。可是，她在方壮涛脸上看到的，与其说是悲愤，不如说是悲愤的回忆所唤起的一种更坚强的精神力量。这力量，使他的神情显得更加刚毅、沉着。本来，她曾想请他说一说妈妈惨遭毒手的悲剧，可是一转念，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和他交往不深，贸然提出这个请求，不大合适。

仿佛是方壮涛的刚毅的神情感染了她，夏剑萍用一种

比较昂扬的语调说：

“本来，我是可以要求组织照顾，留在省城的。妈妈也有这个意思。可是我坚决请求离开省城。不是我对这个城市没有感情。不，我从小在这儿长大，我比谁都爱这个城市！更不是我的翅膀硬了，对妈妈的爱变淡了。不，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我逐渐懂事，更领会妈妈对我的深沉的爱。我请求离开省城，是因为我明白，如果我永远泡在大城市里，守在妈妈的身边，我就会永远象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霜严寒。我需要的是艰苦环境的锻炼！”

方壮涛点点头，诚挚而热情地说：

“我也这样想。我们青年人绝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我们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和锻炼。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青春会迸发出更多的光和热，我们的思想会更成熟，意志会更坚强，感情会更刚毅。”

夏剑萍被他的热情所感染，激动地说：

“是啊！现在，这飞驰的列车，不是正在把我们带到新的生活中去吗？”

方壮涛突然问道：

“你妈妈好象也是教师，对吗？”

“你为什么认为我妈妈也是教师呢？”

“我从你妈妈的谈吐中听出来，她对教师的工作挺熟悉。”

“你猜对了，我妈妈也是教师。”

“你妈妈对锦江中学的情况了解吗？”

夏剑萍望着方壮涛那关切的神情，微微笑了。谈论新的工作单位，这无疑是她现在最感兴趣的话题。

“怎么会不了解呢？”她热情地说，“锦江中学是全省闻名的省重点中学呀！可是，妈妈是小学教师，她只是听说，却没有到锦江中学去参观过。妈妈说，前几年，省城的中学教师，大部分都去那里取过经。还说，省的教育杂志上，经常有报导锦江中学的文章。可是，妈妈说不具体。方壮涛，你也许了解得更多些吧？”

“也只是一鳞半爪的。”

“你就说说这一鳞半爪吧！”

“我来报到的时候，就告诉我，分配到锦江中学。我想，一般分配到哪个中学工作，都是到下边去再决定的，锦江中学怎么由省教育厅直接指定呢？”

夏剑萍笑着解释道：

“就因为锦江中学是重点中学呀！”

“是啊！当时我就这样想。我又想，既然是全省闻名的重点中学，省城的中学教师一定会有些了解。”

“毫无疑问，中学教师一定比我妈妈知道得具体！哦，前天你不是说去拜访老同学，听他们的经验介绍吗，怎么样？也给我传达传达呀！”

“从你家里出来，我就去走访老同学。我希望他们介绍学校里阶级斗争的特点，也希望了解一些锦江中学的情况。可是，收获不大。”

“为什么？”

“在三所中学找了三个老同学。两个已经调到郊区乡下工作了，一个因为还没有开学，不在学校里。直到昨天下午，才意外地碰到一个同年级不同班的女同学。她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并且还热情地向我祝贺了一番。”

“祝贺你什么？”

“她说，锦中是全省闻名的重点中学，年年高考升学率在全省名列前茅；你到那里，业务上肯定会长足进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会进入名牌大学，将来成为名人；不出十年，二十年，你就有桃李满天下的福气了——你看！”方壮涛看着夏剑萍，大笑起来。

“你这个同学倒挺会说话的。”她也笑了。

“那还用说吗？在学校里，她就是以饶舌闻名的。”

夏剑萍不觉发急了，说：

“这么说来，锦江中学的教师，肯定一个个都有很高的业务水平。要是我赶不上他们，不能胜任，多不好意思！”

方壮涛收起脸上的笑容，沉思地说：

“问题不在这儿。从我那同学对锦江中学的热情赞扬中，从你妈妈向你作的粗略的介绍中，我觉得，这个重点中学，很有点令人不安。”

“哦！”她惊讶地看着方壮涛。

方壮涛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夏剑萍茫然地望着他。她觉得方壮涛的“很有点令人不安”简直莫名其妙。她的想法是单纯的：分配我到全省闻名的省重点中学工作，是党对我的信任，也是我学习成绩优

良的自然结果，有什么可不安的！——她对谈话的兴致不觉变淡了。她把眼光转向窗外，眺望着从眼前飞掠过去的绿色的田野，葱郁的小松林，纵横交错的闪着银光的小河。过了一会儿，她的眼光重又落在方壮涛的身上。她开始认真地打量她的这位旅伴了，她还没有认真地打量过他哩！

方壮涛有一头粗硬乌黑的头发。他那方方的脸盘，有一种沉思的表情。这脸盘给人的印象是：诚挚而心胸坦荡。他的厚厚的嘴唇，既表现了他的质朴、憨厚的性格，也表现了他的刚毅、顽强的意志。他那宽宽的肩膀，那强壮的身躯，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不过，最引起夏剑萍注意的，是他那两条浓眉下闪耀着理想光辉的沉静、坚定的双眸。

“生活真是千变万化。”她想，“许多我最知心的朋友，不能和我在一起了。这个方壮涛，我一点也不了解，看来同我的性格也很不一样，却要同我在一个学校里工作了。……”

两天前，他们第一次认识的情景，重又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那是毕业分配名单宣布后的第三天，夏剑萍回到家里，把不急用的书籍、讲义装箱，准备以后再带。头一次出远门，带过多的行李，她觉得不好办。

鲍素娟斜倚在床背上，愣愣地望着女儿。离情别绪交织着对女儿长大成人的欣慰，使鲍素娟接连几个晚上睡不好，加上为女儿张罗行装的操劳，她有些疲倦了。可是，略微休息了一会，她又念叨起来：

“明天你再回学校去看看，说不定方壮涛已经回来了。两个人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照顾。要是他还没有回来……”

“妈妈，你真会瞎操心！我可不是小学毕业生哪！连出门上路这点事都办不好，还能当老师？”

妈妈却丝毫也没有觉得她的嘱咐是多余的，继续说道：

“到学校后，不要自恃一向成绩好，就骄傲自满。这可是个全省闻名的重点中学！我们是小学，没去参观过。省城里差不多的中学教师，都到那儿去参观过。听说那里抓教学质量，可有一套办法呢——一到学校，不管工作多忙，别忘了写信。”

女儿笑起来，推开书册，靠着妈妈坐下，说：

“妈妈，我怎么会忘了给你写信呢！”

妈妈也笑了。

突然，门口闯进一个高大、壮实的青年。那青年，头上斜戴着一顶小小的笠帽，身穿一件半旧白布衬衫，因为热，两襟敞开，露出汗涔涔的背心；工农蓝的裤子，膝盖已经磨白了；布鞋的前头补着一块皮子。他那肌肉发达的胳膊，汗珠直冒，闪着红棕色的光泽。也许是外边正午太阳的光线过分强烈，进了室内，眼睛一时不能适应，也许是以以为闯错了门，他在门口颇不自在地站住了。

夏剑萍吃惊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鲍素娟向来人投了一瞥，问：

“同志，你找谁？”

他的眼睛渐渐地适应了室内的光线。他看着夏剑萍优雅的装束，略带迟疑地问：

“你是夏剑萍吗？”

夏剑萍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个人。

那青年憨厚地微微一笑，自我介绍道：

“我是方壮涛。”

“哦，你就是？”夏剑萍仿佛还不大相信。

鲍素娟却早已站起来，热情地迎上去，说：

“快坐呀！外边太阳真猛。打从知道你 和 剑萍分配在一个学校里，剑萍就去打听你。剑萍是头一次出远门，又是新走上工作岗位，要靠你多多照顾啦！可是，听说你还在社教工作队，还没有回来报到。”

方壮涛环视一眼室内。房间不算宽敞，布置却处处显出主人的性格和爱好。桌上、收音机上、五斗柜上、书架上，琳琅满目，摆设了许多精心安排的小玩意儿。

“移交工作费了些时间，”他仍然站在门口，解释道，“上午才回来。问了好几处，才找到这儿。”

夏剑萍显得活跃起来：

“你搞了两年社教，是吗？这么说，我们是同学过三年啦！哦，现在我记起来了，好象打过几次照面，是吗？刚才，我还当你是……”她咽下了溜到唇边的下半截话，格格地笑了。

在鲍素娟殷勤招呼下，方壮涛走到椅子旁坐下。他摘

下小笠帽作扇子，用力地煽起来。鲍素娟连忙递过一把团扇。方壮涛伸手去接，不料胳膊肘把收音机上两只象在嬉戏的精巧的小瓷老鼠碰掉了。一只茄花色的小瓷老鼠骨碌碌滚到桌子底下。他连忙弯腰拾起来，小老鼠长长的尾巴摔断了！方壮涛发窘地笑着，不知说什么好。

“没关系的！”鲍素娟连忙说，“剑萍就是孩子气，喜欢这些小玩意儿。现在，要做老师啦，这些小玩意儿也没用啦！”

夏剑萍含嗔带笑地嚷道：

“妈妈，这跟做不做老师有什么关系！”

她迅速地向方壮涛投了一瞥，把另一只鹅黄色的小老鼠握在手中，趁方壮涛不注意时，塞进了小提包里。

方壮涛见鲍素娟向厨房走去，就站起身来，向夏剑萍说道：

“在工作队里，真舍不得离开，一离开了，又急着想到学校里去。后天走，你来得及准备吗？”

“我也急着想走哩！都准备好啦！”

“后天早晨，我来帮你拿行李。”

“妈妈会帮我弄好的。你坐呀！站着干什么？”

他温和地一笑，道：

“我想利用这两天时间，去走访几个老同学。两年前我去搞社教时，他们被分配在省城的中学里工作。”

她高兴地说：

“这可好啦！你可以叫他们介绍介绍经验。可惜我还没有这样的老同学。”

鲍素娟听见方壮涛要走，忙从厨房里出来想挽留。方壮涛却早已出了门，大步流星地走了。

妈妈责怪起女儿来：

“怎么也不留住他！人家冒着正午的太阳，特地赶来约你起程，说不定还没有吃午饭呢。我正在弄点心，你却让他走了！”

女儿觉得好笑：

“妈妈，你一点也不知道，人家有正经事情！”

列车飞快地奔驰，向着朦朦胧胧地展现在前方的全新的生活，飞快地奔驰！

夏剑萍望着沉思的旅伴，笑道：

“看来，你想得很多。”

方壮涛把眺望车窗外转动着的大地的眼光，移到夏剑萍的身上，坦率地说：

“是的，我想得很多。”

“想些什么？好不好说一说？”她俏皮地说，“如果没有秘密的话。”

“秘密？”他有点惊异了，“为什么这么说？”

她笑了，说：

“我只是想激你说一说。因为我看出，这会儿，似乎有什么在激动着你。”

他也笑起来，说：

“是的，我有些激动。刚才，我想起了我自己。”

“自己？”夏剑萍沉吟道，“自己有什么可想的？”

方壮涛见她有些不大理解自己的心情，就接着说：

“我想，在将要踏上新的战斗岗位的时候，回顾一下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是有点好处的。这样，未来的战斗步子可能会踏得更坚实些。我在不断地叩问自己，考查自己：我有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去参加面临的斗争？如果还欠缺什么，应该怎样赶快弥补和改造？”

哦，他倒自有一番道理呢！然而，我夏剑萍的过去，我走过来的道路，水晶似地透明，有什么可想的？当我解下红领巾的时候，已经佩上共青团的团徽。我是在红旗下、歌声中长大的呀！……对未来的生活，我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吗？是不是我也还欠缺什么，应该改造什么？

仿佛是回答夏剑萍深心里的一连串的叩问，方壮涛继续道：

“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就有可能糊里糊涂地随波逐流，这就会给党的教育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因为培养和教育下一代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场两个阶级争夺接班人的严重的斗争啊！”

“我心里矛盾得很。”夏剑萍神情略带焦急地说，“有时我觉得，对教师工作是热爱的，也满怀信心。我相信，只要我全力以赴，总会把党交给我的工作搞好，因为我自信不比别人更笨。可是，有时我又觉得茫然，没有把握，不免心慌意乱。你说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就更紧张了。我可从来没有搞过什么阶级斗争啊！”

方壮涛微微一笑，道：

“我在反复琢磨：锦江中学是以升学率高而闻名全省的，可是，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怎样规定的？这里有矛盾哪！当然，我们对锦中了解得太少了，现在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校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总可以较快弄清楚的。有一点是我们现在得作好精神准备的：我们碰到的情况可能挺复杂。这就需要有冷静的头脑，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教导，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夏剑萍不觉也严肃地沉思起来，道：

“是啊，苏联变修，在培养接班人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提到苏联变修，方壮涛激动起来，他沉痛而愤怒地说：

“每当我想到这一严酷的事实，我的心就不能平静！当我还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是怎样地向往苏联啊！全世界的无产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曾经把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十月革命的故乡，列宁的故乡！可现在，在那里，流荡着一片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曾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劳动人民，重又沦为奴隶！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方壮涛这一席话，使夏剑萍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她当然早就知道苏联变修的事实，可是，即使她是多么的要强好胜，她也不得不承认，她远没有体验到方壮涛那样的感情